

[ 人生况味 ]  
**鸡 宴**  
——山居趣事  
■ 唐 岷

阿哒家庭院很大，庭院除了有七八棵龙眼树之外，一年四季都养着不下五六十只阉鸡，阿哒很豪爽，也很好客。交的朋友很多，有城里的，有外村的，有村干部，也有乡干部。清明一过，他家的庭院就热闹起来，成为朋友们集会喝酒作乐的好去处。

阿哒的老婆很勤快，是全村最有名的贤惠主妇，这都是阿哒调教有方的成果。据说，有一次，几位教师朋友在阿哒家做客，他的老婆“咕咚”着，埋怨他没本事为儿子走关系上县城的中学，这让他朋友们面前丢尽了脸，他一怒之下，叫了他的老婆进了房间，扇了两巴掌，扇得他的老婆呜呜泣哭，弄得在客厅的几位教师朋友很不好意思。不过，他老婆还是通情达理的，哭归哭，鸡还是要杀，饭还是要做，把阿哒的几位教师朋友招待得高高兴兴，不久，他的儿子就收到了县城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说起阿哒家的鸡，朋友们都称赞那才是真正的农村鸡，阿哒养鸡非常讲究，鸡苗都是自家母鸡孵化出的，从不在市场上买。鸡吃的都是自家种的谷子和庭院里的虫子、草等，并且全是放养，从不笼圈。鸡小时，都是在庭院的果树下过夜，长大后，却飞上树梢过夜了。因此，朋友们都称他家的鸡是“会飞的鸡”，夸他家的鸡和山鸡没什么两样。朋友们到他家做客除了他豪爽好客之外，另一个原因是冲着他的鸡来的。不过，朋友们也不白吃，酒自己带来，鸡还是阿哒的。

一天下午，阿哒在城里工作的小学同学带着几位朋友上门拜访，他非常兴奋，大声命令老婆煮水杀鸡，到菜园摘回菜。之后，他又搬来桌椅，放在一棵大的龙眼树下，拿出两副扑克，与城里的朋友们又是喝茶，又是谈天论地，又是打起“拖拉机”来，城里的朋友们非常羡慕他家的环境，非常喜欢这样的休闲方式，都称这才是过着神仙般的生活。

三轮“拖拉机”之后，夜色渐暗，朋友们的肚子开始“咕咚”起来，正是这时，他老婆也喊了声“开饭”了，于是，大家收起扑克，在桌上放了电磁炉，通上电，又在电磁炉上放了锅，加上井水，倒入切成块状的鸡肉，洒上盐，然后摆上筷碗和酒杯。十来分钟后，锅里溢出了喷喷的醇香，城里的朋友们闻了都有一种久违的感觉。

阿哒很热情，拿起了勺子，往每人面前的碗舀上鸡肉和汤，然后，端起了酒说：“感谢各位赏脸，光临寒舍。”大家也跟着他起杯，酒杯刚放下，阿哒又说“今晚的菜全是鸡，鸡是自家养的。”阿哒在城里工作的小学同学挟了一块鸡肉，往嘴里一塞，不快不慢地咬了几下，鸡肉还没咽，就吞吞吐吐地说：“很久没尝到这种味道，这鸡才叫真正的农村鸡，肉实、甜、香，不像城里买的那种鸡，肉松、没鸡的味道，就像是啃番薯似的。”

酒局真热烈，不知不觉的，夜空已挂上一轮明月，阿哒家的鸡也像往日一样，都飞上树梢开始一天的作息。月光带着树叶和鸡的影子投射在酒桌上，阿哒的朋友们在酒兴之中对鸡的味道赞叹不已。树上不时滴下鸡屎，有的正滴在火锅里，有的滴在桌上，有的滴到人身上，可阿哒和他的朋友们丝毫感觉不到。突然，一滴鸡屎正滴中其中一位朋友的眼角上，他手一抹，似乎发现什么，语无伦次地说：“阿哒家的鸡肉真香，阿哒家的露珠真大，比倾盆大雨的雨水还大。”

话音刚落，大家都异口同声说：“那是，那是。”大家在大谈特谈吃鸡的话题中你一杯我一杯地礼尚往来着，喝得天昏地暗。连阿哒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散场的，朋友们是什么时候离开。反正一伸懒腰，已是天亮，阿哒起了床，伸了伸懒腰，边往昨晚喝酒的那地方走去边揉了揉眼。除了筷碗被老婆收走，桌上有几滴鸡屎，连那煮鸡的锅边还留有鸡屎的痕迹。

阿哒很纳闷，咕咚着：“莫非是那蹲在树梢上的鸡干的。”

[ 旅游岛 ]

# 天下第一湾

■ 徐国良

亮，豪华，设施国际一流，服务也很科学规范，虽然价格不菲，却是天天客满。

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周发球经理告诉我，在这18.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了建有10家5星级(一家7星级在建)，5家4星级宾馆酒店之外，还有两个亚洲一流的高尔夫球场，中国最大的贝壳馆、蝴蝶馆和潜水基地，想在此创新旅游纪录的人纷至沓来，但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的领导们始终目标明确：保护性开发第一，赚钱第二。为了亚龙湾的空气、海水和海滩免受污染，它们花费一亿八千万元建成了污水处理系统和统一供冷设施，使亚龙湾的排污不掉队，流血流脓不流泪”的精神，没能阻碍任务的完成。

如今的亚龙湾，早已是世界旅游巨星了。凡去过夏威夷又到过亚龙湾的人，都说亚龙湾比夏威夷长相好、姿色美、有灵气、有活力、潜力大。如果现在把亚龙湾比作东方的夏威夷，将来夏威夷能当上西方的亚龙湾也算是很荣幸的了。我没去过夏威夷，但到过欧非10多个国家，我所见到的海湾和五星级宾馆，没有一处能与亚龙湾相比。我做梦也未想过，就在当年狗也不进的荆棘丛中，如今建起的万豪国际酒店、红树林酒店、金茂三亚希尔顿大酒店，不仅大气、漂

外国游人显然更钟情亚龙湾的海滩。这是潜人骨子里的一种情感。当人们躺在那细如面、白如雪、软如绵、柔如缎的沙滩上，仰望蓝天白云、海鸥白鹭，那种舒坦快感是无法用现存文字言表的。人们常说，语言是文化的基因和载体，语言本身就是文化。亚龙湾的沙滩，用自己特殊的语言，表达了她对天下人的厚爱、忠诚、坦荡与温情。亚龙湾的沙滩浴，不仅用其天然疗效使人们解疲消乏，祛寒除湿，健康长寿，更让人们在柔滑、温暖、舒畅中美梦着人间的一切美丽；憧憬着现实中无奈的憧憬。难怪近几年有100多个国家的元首来此旅游度假；难怪国家三军仪仗队破天荒离开北京，随同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在此迎接10个国家的元首并接受检阅；难怪许多国际名人指名要在三亚投资并在亚龙湾休闲，他们是想寻此人间仙境，让疲惫的身体享受美丽按摩，让超负的心灵体验浪漫沐浴。更有不少年轻人，常将亚龙湾的沙滩当成自家的婚床，总把三亚的蓝天当作新房中的帷幔，忘乎所以地快乐着他们的快乐，幸福着他们的幸福，全然忘了这是在人间，在亚龙湾。

在亚龙湾里建设的一些人文景观，也是诱人心魄的。有人曾经将亚龙湾中心广场喻为亚龙湾的心脏，将震撼人心的图腾雕塑群比作亚龙湾的魂魄。为何？因为其构架的古天文宇宙意识和东方远古文化的氛围，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天人合一的最高审美境界，并默

默地向古今世界、向先辈后人倾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心灵追求。

亚龙湾的贝壳馆、蝴蝶谷我去过多次。每一次都有一种心灵的感悟。作家梅岱先生说，博物馆是国家的祠堂，陈展的是民族的家谱。我沿用他的思想继续思想，贝壳博物馆是贝壳的祠堂，陈展的是贝壳家族的家谱，蝴蝶博物馆是蝴蝶的祠堂，陈展的是蝴蝶家族的家谱。在贝壳与蝴蝶的祠堂里走走，看看它们的家谱，了解它们的家史，除对大自然又多了几分亲近，在山海间又多交了一些人类的朋友之外，更增添了人们保护动物的责任感。一切动物的标本，都是为了引导人类充分认知动物，而人类对动物的真心关爱，切不可停留在把它们制成标本之后，而应在此前。一旦制成标本，无论多么可爱可贵，都已成了动物们的先烈，而人对人的关爱何尝不是情同此理呢？在生时不尊不孝，谢世后，特别是清明那天焚得乌烟瘴气，拜得山摇地抖又有何用？谁又会怀疑若干年后，亚龙湾不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博物馆呢？

有人说：“三亚归来不下海，亚龙湾回来不看湾”。我不曾发誓。我只是常常梦想着，当我忙完了此生该忙的，了却了此生该了的，一定要在亚龙湾的沙海结合部，头枕沙滩，脚吻大海，美美地睡上一觉，让35年前后亚龙湾的景色在梦中相会；让我今生今世的艰辛苦楚在梦中消融；让亚龙湾幸福我的余生。



榕荫图 (中国画)

程振国作

[ 诗 页 ]  
**诗 五 首**  
■ 吴乾机

**种 春**  
企望江南足花时，  
掘栽牡丹饰新衣。  
依是春来第一信，  
拜托东风报佳期。

**洛 阳 杨 柳**  
商道采诗出长安，  
五月春风满洛阳。  
满桥一株相如柳，  
轻拂青丝向朝杨。

**约 芦**  
美妙春期约佳苇，

多情东风日夜催。  
赶上南河乡深处，  
满淀芦花扑面来。

**春 雨**  
远游群山逢春分，  
高处蓝天织白云。  
下乡化作芭蕉雨，  
夜到窗外送客闻。

**南渡江晚**  
一江南渡天地流，  
多少渔人闹春秋。  
纲举目张桂鱼肥，  
月下美酒邀五洲。

[ 心窗小语 ]

## 山谷尽头的红叶

■ 刘娜

五指山的山谷一切都美丽，大地与植物，香枫红叶与一条青蛇，一隅木房与几支枯木，有很多东西都在慢慢沉淀，一切生命中的美好都被山谷中一片片的红叶积淀在了风中雨中和阳光中。

五指山的风，在十二月有别于北方，是清爽的，轻轻的，软软的。拂过脸颊，渗入发丝，飘绕山间，会把十二月枫树与红叶的精魂，带至山脚，又到山顶。一棵棵，一片片，一朵朵，丝丝吹着，若隐若现，淡淡馨香，淡淡红色，让冬季的山谷也变暖了。

山谷中，我站着，一动也不敢动。眼前一丛从枫林，一片片红叶，淡淡浓浓，轻轻重重，由远及近，由近至远，缓缓地跨过一条小溪，一艘小舟，拨开缭绕的雾烟，眼前的一座小屋，一张桌子，一杯清茶，我进入了红叶纷飞的世界。青青绿草，皑皑高山，五指山的植物是这让大地之母丰饶的热力滋养的，生

命的共同体在继而繁衍，它们爬行在地、盘绕缠卷、飞翔在天。栖身之处的红叶，层层叠出，枫枝的沧桑，尤显红叶昂扬的状态，我遁入了山谷中红叶的生命，翩然的情态，含着希望，青草香、绿叶香、花香，还有好多东西都飘落于这个水墨画之中。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所有的情绪包围着我，让我怀有了一个美丽的憧憬，一幅光明的远景；带上至友，我的孩子，一只小狗，一推零食，席地而坐，聆听大自然的律动与鸣唱；一位清新的姑娘，黝黑的眼眸，优雅的身姿与灵性，倚着枫树，灿灿的红叶让平静的心情沉浸于爱恋之中，使她紧守着地与爱的约会；一群男女相拥枫叶林，夜宿露营，花间鸟语，草飞心跃，他们在吮吸地气与草香；一位诗人承接阳光的赐予，站在枫叶丛中，任风吹拂，只顾咯咯轻笑；两位老人并肩漫步栈道，在一圈怀旧的光影中，凝神细看红叶的枝头。

红叶进入了我的思维，清新芬芳，一种直观的纯洁的冲动，真是想让远方的他写信给我，写信给我，真喜欢见到墨水在他笔下轻快飞跳的感觉，喜欢此时在香枫与红叶间读到他的来信的感觉。真可谓如李煜的“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这是自然界的元素，是上天赐予的奇妙的另一个世界。

可是，我的脚步迟缓了，没有看到红叶绽放的十足气势，红叶在慢慢淡去，好多枯黄的叶子厚厚的堆积脚下，慢慢地在化为春泥。整个山谷静悄悄的，从水满山寨一直往里走到那个雅寨山谷，我慢慢向前走着，从小小的山径和破碎的琴韵中走来，看到一片红透的叶子随风飘下时，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有些悲凉，熟悉的景象，忽然融化在了时空与岁月的交织中。此时，我的内心有种尖锐的感受，我无法完全清晰地表达出来，可

我知道，我回到了过去，一个让人揪心的爱的季节，浪漫与纯真，我无法淡出我的世界。我的表情有些微醺，秋天真的是有啊！光秃的枫树，黄枯的落叶，想说却说不出别致的话来。在这里，真的才能感觉到海岛也是有秋天的啊！香山与五指山，南岛与北城，一个叫烟树，一个叫枫树，秋意渐浓时节，都是层林尽染，漫山火红。两个不同气候带的自然区域，红叶都散发出了不同的光彩，一个片大，一个片小，一个娇柔些，一个粗犷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不例外啊！

看着茂密的崖姜槲，闪烁着彩羽的古老的杉树，看着曲曲折折又老又古的枫树枝桠上仅剩的三两朵红叶，一种很细很小很细的红叶叶片，很薄，阳光透过去的那面，每一独特细叶都散放着广远的生命。透过那片红叶，我看到了一个生命的力度，看到了山谷中那座木屋，木屋前的一棵棵兰花，一个个木雕。

这里与外面的世界真的有很大的不同，什么东西都给人朴素本原的感觉——山谷的形貌、植物的茂盛、红叶的草香、溪水的清凉、守候木屋的山里人，就连空气都带着几分古老清新的味道，就连栖居此处的人也会变得淡定自若。

此时，绵延似水的情绪，将五指山的一切看在眼里。我知道，矜美的红叶已经向我扬起了生命的笑意。

[ 如烟往事 ]

## 照 片

■ 邢增仪

马婆婆没有儿女，住的是这个大杂院最小的一间房，一个类似我们今天储物室的七八平米的小屋，在大杂院的最里边，和厨房相对。幸好中间有个天井，房子虽小倒还明亮。让我对马婆婆产生好奇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婆婆的身世，以至于过了这么多年，这个大杂院我除了对姨妈一家有印象，剩下的便只有马婆婆了。

马婆婆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女人，她是从长江下游一个乡下被家人卖了顶债的女孩，卖的地方是“烟花巷子”，做的是皮肉生意，也就是说马婆婆年轻时做的是“妓女”。一般的妓女倒也罢了，偏是这个妓女得出色，琴棋书画都略通，倒有些像秦淮河上的苏小小，以至于一时名声大噪。名声大噪的马婆婆钓到了一个金龟婿，这个金龟婿就是当时重庆市的市长。这个市长为她赚了身，还要进门当了姨太太。当了市长的姨太太的马婆婆过了几年好日子，那几年真是千般宠爱集一身，那几年的马婆婆可是享尽了荣华富贵。

可惜这锦衣玉食的日子没过多久，中国就解放了。马婆婆和市长的女人们只好作鸟兽散。

解放后的女人们都要自食其力，可马婆婆什么营生也不会，又不能重操旧业，一个女人剩下的唯一出路便是嫁人。于是马婆婆又嫁了个人，这个男人长得牛高马大，在银行谋点差事，于是马婆婆便和那男人住到了这个大杂院。

我认识马婆婆时，她大概有近50岁了，又矮又瘦又小，身子单薄得像个纸片，说是有肺病，终日倦缩在屋里的竹椅上，熬药吃药，吭吭哧哧不断。

当年会迷倒很多人。马婆婆的美丽还不用去寻觅、去回想，这个明证就生生摆到眼前，那是马婆婆一张十二寸的相片，是她最青春怒放的时节，那相片映花了所有人的眼，那相片把满屋照得光芒四射。后来我见识多了，我才联想：这相片的入人很有点像英格丽·褒曼。

马婆婆一生的支柱和骄傲就在这张照片上了，那可是个非比寻常的年代，会逼得人要斩干净所有历史的痕迹，甚至不惜自我手足，可马婆婆居然把这张相片堂而皇之放在大众眼前，可见马婆婆视女人的美丽胜过女人的生命。

我去了那里就像大象进了瓷器店，开始所有的婆婆们要小心盯着我，怕我打翻了她们的汤锅，踢翻了她们的马桶。尔后她们开始喜欢我，喜欢我大大咧咧的样子，没心没肺的傻笑，更喜欢我带来的故事，什么贵州的苗族，上海的知青，两派的武斗，甚至于手抄本的故事——“双绣花鞋”、“第二次握手”……大家喜欢了我就要把炒的菜、炖的

汤给我留着，就要给我买我最喜欢的怪味胡豆，马婆婆喜欢我，就要拉我去她屋里坐坐，用她那干瘦如鹰爪，但又洁白如石蜡的手抚摸我一会儿，长叹一声：“年轻真好！”

我会帮她她做事，比如帮她去买东西、洗菜，打听街上的事情……而且每次我在大门口摆故事，她都会搬个小板凳来听。有一次，陈婆婆对我说：“马婆婆说你这个女娃将来会有出息的。”

以后的几年我还去过重庆几次，每次只要见到姨妈家的人总要先问：“马婆婆死了没有？”陈婆婆总骂着：“有你这么问法的吗？”马婆婆一直活着，虽然像风干的茄子一圈圈更小下去，但依然活着。

后来陈婆婆去世了，我姨妈搬到她任职学校分的房子去了，马婆婆我就再没见到。

昨天的饭桌上又问起马婆婆，小莉的丈夫说：“别说了，真是太惨了！”我特意问过，那张很像褒曼的相片是否一直挂在墙上？回答：“是”。于是我努力在想的是：马婆婆咽气时是否在注视这张相片？那么当她看到这张相片时是感到锥心的疼？是满心的欣慰？还是感到那是一个和自己完全不相干的、陌生的女人？

[ 情怀深处 ]  
**故乡的 气 味**  
■ 林贻文

哪个地方都有哪个地方的气味，城市有城市的气味，乡村有乡村的气味。江南的气味与西北的气味不同，平原的气味与山区的气味也截然不同。

究竟气味是闻出来的，还是感受出来的，我几乎说不清。但确实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气味。几十年来，我几乎不用眼睛，凭着嗅觉便知道故乡的气味，从而知道那里便是我的故乡。

故乡在南方，在祖国的第二大岛，在海口市东北面，那里临海，阳光充足，空气湿润，竹林遍布。于是，故乡的空气中飘溢着翠竹的清香，飘浮着活蹦乱跳的海鲜味儿，飘洒着农作物的百味芳香。春天，在田间小道上，无数笨拙的蝴蝶在花间在绽放，散发着的芳香；夏日，在竹林里，在树杈上，有鸟儿的声音，鸟儿的粪便，鸟儿的气息；秋季，在广阔的田野上，满目金黄，瓜果飘香；严冬，烤、炸、炒的油香味灌满每条村巷，飘浮于故乡的上空。故乡独特的气味让人垂涎欲滴，魂牵梦绕。

我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就急忙把沾满城市的污垢去掉，像一个缺氧的饥渴者大口大口地吞咽着故乡的气息。故乡的气息自然、清新，有别于喧嚣炙热的都市里的气息，让人心旷神怡。

我走在田间小道上，在松软的浅灰色的泥土里闻到慢慢升腾的多种植物混合气息。这种泥土的气息是不同于其他的。它是混合着无数生命的气息，带着小草的气息，花儿的气息，甚至是小兽物粪便的气息。我有时像品评世界顶级明星或模特一样，慢慢蹲下，看着长满无数杂草的泥土发呆。面对大自然，我发觉它们和我一样平等，都生存于一个空间，我离不开它，它也几乎离不开我。我听到它们的呼吸，知道它们的经脉、血管、心脏在不停地运动着。比如，经过一夜小雨的土地，那些杂杂的不知名的小草上，镶嵌着晶莹剔透的露珠。那些红的，黄的，白的小花在微微的晨风中摇曳，展示着它们的风姿和旺盛的生命力。草丛中，小动物几乎全都行动起来，青蛙、蟋蟀、蚂蚁、知了、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小昆虫纷纷登台亮相，在晨光下，引吭高歌，翩翩起舞。

我突然发现一群拇指大的青蛙在扎堆，几十只，黑褐色的，它们像起跑前的运动员，蹲在池塘边，虎视眈眈，蓄势待发。突然，随着我的一个掌声，它们迅捷腾空跃起，一只紧随一只，像无数个弹跳的皮球，降落到池塘里，瞬间去得无踪无影。不一会，它们又不约而同地到了对岸集结。此处的池塘，水溅、荷动、鱼惊、风吹过处，一阵连花的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

我坐在田埂边，看着农夫赶着水牛在祖祖辈辈劳作的农田里耕田翻地，泥土像浪花般层层翻开，一垄垄，一沟沟，不时飘散出温热潮香的气味。似稻谷味，似茄子味，似豆角味，似地瓜味，都不是。是无数种农作物与泥土搅拌的特有的杂香味。

我喜欢在黄昏的时候走进故乡，这时，村庄的巷道里飘散出一股农家的菜肴味儿。我知道东家煮的是海虾等头梗，西家吃的是红米地瓜粥，南屋品的是红烧野田鸡，北屋尝的是油炸香泥鳅。独具特色的农家菜肴，令人垂涎欲滴。于是，我毫不客气地挤进大伙，端起醇香的米酒，望着竹梢上的明月，连同乳白色的月光及一缕缕纯美的清风，饮而尽。那绝世的味儿百年难忘，那满口的余香千年珍藏。

[ 诗 页 ]  
**月 光 的 寂 寞**  
■ 苏 娟

走在月光的记忆里  
清简的味道随风而来  
悄然飘动  
仿佛一曲绵柔的歌谣  
淡淡的安静钻进耳畔  
盛开在记忆的光段里  
轻柔 温暖 却如此忧伤  
那片月光里  
依然有你熟悉的影子。  
夜风清幽穿梭

但是  
月光的寂寞淹没了一切  
惆怅也幽怨  
徘徊在梦的边缘沉默  
一双手执着向你伸去  
望能触及你梦的中央  
把心燃烧成烟花一现

月光下的你是否还会入梦  
引一曲天使之音  
涟漪共赏  
透我心一点一滴思念的泪  
回眸一笑百媚生  
做你心语的垂话  
静静的 静静的  
把你的名字刻在月光下 刻在星  
空里  
希望在下一个星月 花开的夏季  
永远守候……

昨天来了位亲戚小莉，请他俩口子去吃，又讲起陈年往事，顺便又讲起马婆婆。那时我母亲已跟我父亲被贬到贵州工作了。在一个三省交界的苗族聚居的小县城，我们所有的骄傲就是我们是从小城市来的，我们姊妹从小就像仰望星空一样地仰望重庆，那是我们卑微地位中唯一的资本。

借着“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我回到重庆，第一次踏进了姨妈新的家。姨妈那时才20多岁，刚嫁到陈家不久，她们的家让我充满了好奇。

种种都有，比如陈婆婆菩萨一样的心肠，比如她们过日子时的精细，一把小葱，一把毛毛菜都要清理半天；比如床单要定时更换，马桶要天天清洗……但我更好奇的是她们那种居住的格局，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陈婆婆家住重庆市中心七星岗的中心路，那是一个石头砌的临街的三层楼房，姨妈家住第一层，在一个类似今天四室一厅一厨一卫的100多平米面积房子里住了五家几十口人。

姨妈的婆婆住在最大的“客厅”，这间房大概有20平米左右，门朝街又通气透光，算最好的一间。余几家都在边角上又小又挤，实在就不像样子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厨房，一个几平米的厨房，五家都要在里边放锅碗瓢盆，稍不注意就会撞着屁股，再一不小心连一锅汤都会撒了。所以进厨房像进地雷阵，连呼吸都会小心。